



进保定陆军学校，你一生就有了前程，保定陆军学校是一个为中国培养帅才的学校，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出来，再没有后戳儿，少说也是一个团长，一出校门就当师长、军长的，有的是。如今华北局势变化莫测，军界正有人暗中勾结日本军方闹什么华北独立，保定陆军学校扩大招生，就是为来日成立华北军招兵买马。侯萱之能有机会进保定陆军学校，再有他老爹侯将军这样的靠山，一两年时间毕业出来，说不定还会闹个副司令当当呢。到那时，连我都跟着沾光。

当然，陆军学校的校规非常严格，学生们每天早晨都要出操，晚上还要点名，一过10点，监舍熄灯，学生们一律要睡觉。为了防止学生淘气，熄灯之后，监舍大门紧锁，监舍的窗户上还有铁条，再淘气的学生，就是你长出翅膀，也休想从学生监舍飞出去。

不过说来也怪，陆军学校已经把学生们都锁在监舍里了，可是每到入夜，就在陆军学校周围，神出鬼没地总有妖艳的女子出现。干什么的？那还用问吗？姐儿、妓女。顶级的姐儿，只有14岁，绝对是西施再世。怎么这里就有这样绝色的美女呢？对了，没有这些国色天香，陆军学校能在这里建校吗？英雄爱美人，美人爱英雄么。

正在当年的小牛犊子们被锁在监舍里，凭窗向下望着街上走过来、走过去的妖艳姐儿们，能不动心吗？不必为古人担忧，哪个姐儿也没闲下。莫非陆军学校的学生们都长了翅膀不成？没有。没长翅膀他们怎么就把街上的“鸡”捉到手的呢？监舍不是有门吗？是的，那大铁门已经用大铁锁锁牢了，没错，那把铁锁一天一换，怕的就是学生们用什么办法打开那把铁锁。门上的铁锁打不开，还有窗户，当然，窗上焊着铁条，但是，告诉诸位一个秘密，那铁条有几根是浮摆在窗户上面的，这几根原来焊在窗户上的铁棍棍，早就被前几届的学生一根一根锯断了。白天还摆在窗户上面，入夜，几时想出去，一伸手，就把铁条拿下来了，



如此，事态才平息了下来。

展开这张油渍斑斑的报纸，赫然两行标题印在了报纸的头版上面，这条标题印着：“曲线卖国，国人皆曰当诛；天机泄露，狐狸尾巴难藏”，标题下面是新闻内容，也没有多少文字，就是几个暗中和日本军方势力勾结的中国军界要人的名单，第一名是于天亮，第二名是齐燮元，这两个人的名字，我知道，但没有见过，下面第三个人我认识，就是我们的老九爷，侯介仁将军。

不知道是因为家里出了事，还是华北独立的阴谋败露，突然一天晚上老九爷灰灰地回来了，进了家里，正院里看看，南院里看看，一句话没说，立在他们南院里就破口大骂：“家贼！家贼们呀。眼看着侯姓人家就败在你们几个孽障的手里了。”

我爷爷听老九爷骂人，心里就不高兴，他一气来到南院，也是立在院里，向他的弟弟就说了句话：“九弟，你就住口吧。国贼还逍遥法外呢，你骂的什么家贼？”

我爷爷平平静静的一句话，老九爷再也不出声了。我爷爷说的国贼是谁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说到家贼，倒真让老九爷动心了，就是在老九爷回来的前一天，他的二儿子，侯莘之，带上他的小凤失踪了。

后来有人问到老九奶奶，他两个人是一起跑的，还是单个一个跑的，老九奶奶回答不上来，只咬着瘪瘪嘴连声地骂着：“家贼，家贼，都是家贼！”

老九奶奶骂得正狠，隔壁房里一声啼哭，小多啦睡醒过来，又是一个小家贼，哭着喊着地要奶吃了！

原载《小说家》2001年第2期



苑大学混上一顶学士帽，就能吃遍天下，混得最好的，国共两党的高级领导人里，都有俺们南苑大学的学子。

牛不牛？

南苑大学七大泰斗不仅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平，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轻视的民间力量。南苑大学以思想激进闻名全国，更被国民党当局严密监控。一次社会局带着宪兵来校抓人，张校长一把椅子坐在学校大门正中，六大教授每人一只板凳坐在张校长身后，五大所的教授们排成人墙，站在七大泰斗身后，愣和社会局宪兵对峙了八个小时。最后南京发来命令，撤！乌龟王八蛋们这才蔫啦巴唧地溜了。

回到孟老夫子讲课。何以孟老夫子下课时由一位美女孟露小姐搀扶着走出教室呢？

这就要说到南苑大学的校花孟露小姐了。

孟露，原名并不重要。那时候美国影星梦露正迷得全世界发飙，偏偏我们学校的这位校花容貌长得和梦露小姐一模一样，高高的身材，圆圆的脸蛋，亮亮的大眼睛，月牙儿小嘴向上弯，卷曲的头发。一九四五年美国水兵登陆天津，一群军官来校参观，出来致欢迎词的就是孟露小姐（自然是地道的美式英语，美国水兵舰长听着欢迎词，在台下跺着脚大喊“梦露梦露”，由此人们就将这位校花的原名忘掉，称她是孟露小姐了）。

孟露小姐原来是经济所的学生，后来她爹妈私下做主，将她许配给了国民党政府财政次长的二儿子。孟露死活不干，两边闹翻了脸，她爹妈不认她了，登报脱离关系，小姑奶奶孟露也没“尿”他们，更名改姓，干脆就叫孟露了。断绝家庭关系，没人供养读书，正巧赶上语言所要为孟老夫子招一位书记员——不是助教，助教要有学历，书记员就是协助孟老夫子工作，如此孟露小姐毅然弃学工作，靠自己的工资独立社会，也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。

孟露小姐国色天香，什么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，这些形容都

不及孟露小姐美丽容貌的一半，而且，孟露小姐说话轻声细语，性格温柔，不光我们南苑大学多少人为她倾倒，就连北洋大学、辅仁大学，再远到北京清华园、南京艺术专科大学，每天都有人为孟露小姐发誓终生不婚，包括本人。唉，小不拉子，排不上名儿了。

孟老夫子讲课要带很多东西，但甲骨原件是不能带到课堂上来的，拓片又太小，看不清楚，孟露将拓片画成立轴，孟老夫子讲到什么地方，就将拓片画轴挂上。每逢孟露挂拓片画轴的时候，许多人就抢着去帮忙，抢挂拓片是假，借机朝孟露小姐旗袍领口袖口看看，才是真正目的。好在人家孟露小姐几个纽襻儿系得很严，白费力气，里面的风光，一点也看不见。

本人聪明，才不费那股瞎力气，我坐在前排，孟露小姐挂拓片，脚尖要踮起，旗袍往上一抻，小腿露出一大截，特性感。

所以，有不得好死的人说，何以听孟老夫子课的人多，多半，是看孟露小姐来的。

也许别人是，我不是。

孟老夫子讲课结束，由孟露小姐搀扶着走出教室，我们六名学生和满满一教室旁听生全体肃立，连气也不敢喘，目送孟老夫子走出教室，直到孟先生拐进休息室，屋里的学生才敢走动。你别以为孟先生呆，他前面走出教室，后面有一点声音，他立即回头看。学生们都怕孟老夫子的“回头一望”，大家都说，被孟老夫子盯上一眼，折你十年寿数。

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求学生活，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教授还没走出教室，学生先挤出去了，没点胆量的教授，先请学生们走，唯恐被学生们挤倒。到了这年纪，老胳膊老腿儿，摔跤可不是小事。每天教授去学校，老伴们都嘱咐，别和学生们抢道儿。

捷足先登嘛。

其实，孟老夫子并不认识谁是他的学生。黑压压一教室人，连看也不看一眼，他就自顾自地开始哼起来了，时间一到，甩下



袖子，抬脚向外走。且住，孟老夫子怎么不挟他的讲义夹呢？你们又不明白了，我们读书那时候，教授讲课以不带讲义为荣，两只袖子一甩，走进教室，两只袖子再一甩，优哉游哉地又走了。最牛的教授，深度近视，几近双目失明，也讲课，什么也不带，就带一张嘴巴，学生们鸦雀无声地坐在教室里，教授有时候问：“屋里有人吗？”他以为教室里没有学生，只他一个人犯病呢。

孟老夫子不认识他的学生，我也不认识我的同学，入校注册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系只有六名学生，遇到孟老夫子讲课，黑压压教室里坐满了人，谁认识谁呀？

这里，新潮学子们又不懂了，一个系只有六名学生，何以孟老夫子讲课时教室里坐满了人呢？那些人是干什么的。教育部的？公安局的？团市委的？宣传部的？都不是，就是听课来的。

那时候，大学没有门卫，自由出入，教授上课，也不点名，名教授讲课，座无虚席，PP教授讲课，一个人没有。没有人，他也讲，讲三民主义救中国，讲国学，讲《论语》。不像现在的什么“讲坛”，越是胡说八道，收视率越高。那时候学生混账极了，教育处换了几个权威，其中包括那个首创“新人生论”的哲学家，走进教室，一愣，以为是进女厕所了，怎么没人？厕所也有人撒尿呀，怎么我来讲哲学就没有人听呢？

说了一兜绕弯子话，现在就要说到正题了。

正题是，每次孟老夫子讲课，我发现总有一个陌生人坐在我旁边。

那时候进大学不是件很难很难的事，大学门槛没多高，考试也不严，只要你想进大学，而且参加考试，一般落榜的可能性极小。还不要高中毕业文凭，只要有人证明一下你具有进大学的条件——那时候叫“同等学力”，就可以报名，报上名就参加考试，交上考卷，就录取，然后你就是大学生了。

自然，更多的人不能进大学门，家里没钱。或者还得做事，挣钱养家，白天去公司上班，下班后匆匆往大学跑，说不定能赶

上一节课，就是赶不上课，学校里有几个朋友，也能借到听课记录。

没有人询问旁听生们的名字，今天你坐在我旁边，明天他又坐在我旁边，都是一辈子见一面的路人，更没有人会询问，那个什么什么长相的旁听生怎么好久没来。旁听生嘛，听了就是旁听生，不来听，就什么也不是。

只有一位旁听生引起我的注意，每次孟老夫子讲《殷墟书契》，总是他第一个到教室，占个好位置。我对《殷墟书契》也有兴趣，第二个进教室，就坐在这位旁听生旁边，很多次他还向我笑笑，似乎是对于自己的“蹭课”不好意思。我也向他笑笑，意思是无所谓，学校就是这样，有钱的爷来玩玩，没钱的穷光蛋看热闹。我们是在校生，泡够了时间，滚蛋；你们是旁听生，只有看热闹的份儿，也占不上什么便宜。

早早坐在座位上，没事好做，我又是一个惜时如命的好学之士，坐在座位上，我就读书。我读书品位极高，不三不四的破书，连看也不看。那一天我正在读瞿秋白的《赤都心史》，就觉得有人暗中捅了我一下，还小声地提示我说：“来了。”我下意识地抬一下头，正看见另一个人走进教室，我不明白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旁听生为什么提示我这个人“来了”，但也立即收起《赤都心史》，装出打瞌睡的样子，眯上了眼睛。

如此，听出门道来了吧？

一九四八年的大学，国共两党拉开阵势，共产党一方组织反饥饿、反迫害、反内战进步阵营，组织、启发学生接受新思想，从组织上、思想上迎接新时代的到来。国民党一方则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监视迫害，千方百计搜捕进步学生，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，诱迫进步教授，企图将学校建成他们最后挣扎的阵地。

旁听生提醒我“来了”的这个王八蛋，叫魏敬明，不知道是哪个所的，职业学生，三青团、蓝衣社、调查局，什么背景都有，更是学校四维学馆的铁杆骨干，监视学生动态，按时向当局



史学所郑先生正在读书。

“孟先生派你来的？”

“孟先生派我来交给您一封信。”

“知道，知道。就是六教授声明吧？我签我签。国民党反动政府终于到了崩溃的一天，谁还会跟着它往坟墓里走。”

我才知道，孟老夫子起草了一份六教授声明，拒绝南迁，孟露小姐进城找郑先生签名，我呢？小毛驴，不骑，牵着带路。

从郑先生家出来，又去了何先生家。还要去别的教授家，天时不早，明天再来吧。

明天，我还当小毛驴儿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早早地在校园大门口等孟露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打过招呼，一点头并肩走了。直到现在我还在后悔，怎么傻到这个份儿上，牵着手走呀，也是需要呀，掩护嘛。

快出校门时，遇见一个王八蛋，魏敬明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生气，吃醋。小子，就是要让你看看。唉，那天若是牵着手走，就更来劲了。

晚上回来，校园里朦胧一片，路灯亮着，电压不足，昏昏暗暗。走进校园，人家孟露抢先一步，将我甩开了。我也不想追，一路上没什么“动作”，回到学校更没戏了，我也累了，慢慢地在远处跟着，眼睛还向布告栏瞟，四维学馆若有活动，现在去还不迟。

“站住！”前面传来一声喊叫。

抬头看过去，魏敬明站在孟露对面。

远远地，我也站住了，担心他对孟露小姐使坏。

孟露不说话，停住脚步等着看魏敬明要做什么。

“做什么去了？”

“你管不着。”

“哟，好大口气，这南苑大学还有我管不着的事？”

孟露不说话了。



心里一片茫然，立刻马克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早晨那股兴奋劲荡然无存。摆在马克面前的严重问题是到哪里去。回学校？不可能了，说不定自己才溜出学校，日本宪兵队就抓自己来了。回家？更不可能，日本宪兵队来学校没有抓到自己，一定要去家里抓，无论回学校还是回家，都是自投罗网。

走吧，只能向前走。

走过一个小村子，村边有一眼井，喝了半桶水，还在地里掰了一个棒子，生啃了。马克第一次偷东西吃，他想留下一个纸条：“爱国青年马克于投奔革命途中，借食阁下田中玉蜀黍括号玉米一只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持此条到政府按市价十倍领取酬谢，此证。”后面要有革命口号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。”但是，没有笔，没有纸条，拉倒了。

让农民骂吧，哪个牲口偷棒子吃了。

冀北农村的乡间道路，弯弯曲曲，道路两旁庄稼中间，永远飘着一股黄土烟尘，在碧绿的大地间画出一条曲线。道路上没有人影。冀北农村也怪，人们从来不离村，偶尔看见一个路人，庄稼地里就会钻出孩子向路人张望，孩子也不敢和路人说话，看着路人走远了，再钻回青纱帐，大地又是一片宁静。马克走了很久很久，连个孩子也没有遇到，就是一个人走在乡间小路上，走得人提心吊胆，幸亏冀北大地没有野兽，若有虎狼，不必走多少时间，早被虎狼吃掉了。

去哪里呢？马克心里一片空空荡荡。回学校，找到孙惠兰同学？断了联系怎么办？孙惠兰没有向自己交代。革命在哪里？黄尘滚滚的道路上没有路标。

远远地听到火车声，知道离铁路线不远了，只是不敢往火车站靠近。日本宪兵凶得很，平白无故，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乘火车做什么？先抓进宪兵队，休想活着出来。

饿呀。

还是走进了个村子，村子不大，几十户人家吧，偏偏听到了

苍天不负有心人，马克终于找到投奔革命的引路人了。

消息说，近日学生游行，反内战，反饥饿，反迫害。官方报纸说，学生游行是受共产党鼓动。好了，有游行的地方一定有共产党。马克留心街上游行的学生，盼着能发现一位共产党。

那一天，马克走在南马路上，远远听见游行学生的口号声：

反对内战！

反对饥饿！

反对迫害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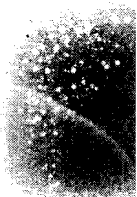
浩浩荡荡，学生游行队伍走过来了。个个情绪激昂，热血沸腾，挥着拳头，挥着双臂喊口号。马克心里更是一片热血沸腾，一步走进游行队伍，口号喊得比学生还响，心情比游行学生还激动。

走进学生游行队伍，没有人问马克是哪个学校、哪个年级的，反正参加游行的都是热血青年，大家都是国家栋梁，互相挽着胳膊，相互牵着手，一起唱着激昂的歌曲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！

走在游行队伍中，马克感觉自己活到今天才实现了人生价值，甚至于连身体都长高了，一身的力气，精神抖擞，热血沸腾。游行队伍最后解散，马克还舍不得离开，马克想一直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下去，走进伟大光明的新世界。

举目向四周看看，围观的市民都在看着自己，他们一定以为马克是学生领袖，大家越是看马克，马克越得意，他真想向追隨在身边的市民大喊：“知道我是谁吗？马克。比发现真理的马克思少一个字，我叫马克，一心相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世界。知道你们为什么受苦受难吗？就因为这个世界罪恶深重，不革命人类就没有前途，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。”

再看看跟着游行队伍一起走的民众，马克心中一惊，情况不对，游行队伍两侧都有特务跟随，几个人歪戴着鸭舌帽，穿着黑布衣，没系纽扣，一副游手好闲的德性。特务，脑门上虽然没写





样子是累苦了。

马克悄悄走进房间，更是大吃一惊，“三期肺病”嘴角上淌着鲜血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马克扶起“三期肺病”，“三期肺病”无力的眼睛看看马克，指指胸口，出了一口粗气。

“唉，你哪里是挖战壕的人呀！”

马克背着“三期肺病”走出校园，就近进了一家小医院，医生开了药，病情终于稳定。

“明天你不要去了。”

马克安置“三期肺病”睡下，嘱咐着说。

第二天，只马克一个人挖战壕去了。

晚上回到学校，迎面正看见“三期肺病”在院里转悠，似是闲着没事散步。看得出来，是等马克。

好在校园里没什么人，马克向“三期肺病”点了点头，两个人蹲下，马克手里抓着一把碎石头，一个一个摆开，向“三期肺病”汇报他看到的情形。

“我赢了！”

突然，“三期肺病”把摆成一道直线的碎石头胡噜乱了，在地上摆好了五子棋的样子，好像他正和马克下五子棋。

马克抬头观望，远处，魏敬明慢慢地走着。

这小子，白天晚上在校园里转，监视学生们的活动。

马克向魏敬明招手：“过来，过来。”

马克拾起一根树枝，在地上画了一大堆公式，魏敬明走过来，向地上看着。

“你解解这道题。”马克指着画在地上的公式向魏敬明请教。

魏敬明不懂，摇摇头，没兴趣，走开了。

马克笑了笑，又将石子摆在地上，继续向“三期肺病”



就是远远地坐在许人呆对面，无声地嚤嚤抽泣。

早从六岁开始识字，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，开始上学，看着校园里飘荡的太阳旗，知道中国人在太阳旗下只能屈服忍受。进入中学，不记得是什么场合，也不记得是什么机会，马克开始知道中国人不能做奴隶，进而，青春热血涌进马克的血脉，马克开始寻找中国自强的道路。

从改名马克，从昌黎二师出走，马克更坚定了投身革命的意志。为了找到革命，马克毅然放弃可以供养自己一生的四十亩良田，忍受老爹惨遭杀害的悲痛，远走他乡，寻找投身革命的道路。

终于，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将马克带进了一个新的生活世界。在学校里，马克感受到年轻人救国救民的强烈心愿，更看到铁血青年为未来新时代献身的崇高理想。几年时间，马克朦朦胧胧地跟着撒传单，按照许人呆的布置，引领一个个进步青年去东马路费家胡同四号大院，直到和许人呆一起去挖战壕，再到今天许人呆说出“组织”两个字，这条寻找革命的道路实在太漫长，太艰难，也太曲折了。

马克明白，许人呆要走了，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时刻，为保护革命力量，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革命同志，必须在最后时刻撤离。在组织撤离的最后时刻，许人呆代表组织向自己传达最后指示，此时此刻自己就是革命队伍的一个成员了。

马克没有说一句话，许人呆和自己谈话的时间也不可能太长，天时不早，许人呆可能立即就要离开学校，马克只是以坚定的目光看着许人呆，向许人呆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的一片忠诚。

“我知道，学校里有许多事情要做，保护好学校，保护好几位教授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。放心吧，我做事情，身份方便，我绝对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。”

此时此刻，马克走进革命组织的瞬间远不如他想象的那样隆重，那样神秘，那样浪漫。外面没有跟踪的特务，校园里没有秘

密联系地点，没有稍显黑暗的房间，墙上没有镰刀斧头的红旗，没有引领宣誓的领导，远处没有飘来“因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”的乐曲。一切一切像是都没有发生，仍是一片黑暗的校园，清静的校园，隆冬季节的寒风，许人呆显得瘦弱的身体，还有马克怦怦跳动的心音。

“我走了。”

听到许人呆说出“我走了”三个字，马克觉得自己的身体几乎变成一尊铜像，沉重的担子落到自己肩上，校园的景色变了，周围的环境变了，远处微弱的灯光变了，连天空的颜色也变了。

许人呆走了，没有回头，马克也没有目送，马克知道纪律，知道一个革命者此时此刻应该有怎样的表现。

许人呆走了。

解放战争胜利之后，马克和许人呆重新聚首，说起自己离开学校那天夜里的情形，许人呆还虔诚地向马克忏悔。

按照任敏同志的布置，许人呆离校之前，只能接触马克一个人，向他传达组织对他的安排，向他转告组织对他的信任。只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许人呆向校园外面走着，突然发现自己走到南斋孟老夫子住处附近来了。

还有一点时间，许人呆控制不住自己，轻轻地敲响了南斋孟老夫子的院门。

出来开门的，自然是孟露。

孟露没有说话，好在许人呆晚上来向孟老夫子请教禅学的事，早就司空见惯了。

“神经病，大炮响得这么近了，还想着你那套禅学。”

孟露引着许人呆往房里走，小声地数落着。

“我看看孟教授的生活安排好了没有。”许人呆解释。

“房里的玻璃窗都粘好了宣纸，地下室也准备好了。”

“哦，这就好。”

许人呆跟在孟露的身后，似是并不急着往房里走。

许人呆走了。

.....

战争离学校越来越近了，炮弹越过学校，落到市区守军的重要据点上，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，振奋人心，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，市里一片混乱，物价飞涨，人心惶惶。人们都说“快了快了”，人们也不问什么“快了”，反正就说“快了”。

隆冬季节，学校暖气几乎没有热度，马克每天都要到后院煤山上去偷煤点炉子取暖。一天黄昏，马克推着小车往后院走，突然一声尖叫，活赛是杀鸡，吓得马克停下了脚步。

一个女子的尖叫声。

马克突然一惊，站到高处张望，一定发生了恶性事件。学校里只剩下有限几个学生，大多是家在解放区，没法离开学校的外地人，其中也有几个女学生，空荡荡的校园里，说不定会溜进来坏人。一个女学生大叫失声，马克意识到自己的神圣使命，一定要找到呼救的女子。

顺着喊声找过去，不远处，后院煤堆附近，一个女学生跌倒了。

马克跑过去一看，呆了。

认识，学校有名的校花，孟露。

马克和孟露虽然没有说过话，但每次孟老夫子讲课马克都去旁听，每次孟老夫子讲课又都是孟露搀扶着进教室，两个人早就相互认识。

看见孟露跌倒在煤堆旁边，马克慢慢地向孟露靠近过去。为避嫌，马克没有俯下身去扶她起来，怕落下调戏的罪名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

“乡巴佬儿，你愣着做什么，扶我起来呀！”

说着，孟露高高地伸过手来。

马克吞下豹子胆，弯下身去拉孟露站起来。哎呀，孟露同学的小手活赛是一团凉粉，没有骨头。





“吃吧，吃吧，天津这份烧鸡最有名，我们吃不起。”

“你巴结我干啥？完了，没指望了，老蒋的天下完了，没救了。喂，兄弟，你们学校有共产党没有，帮我传个话，进入阵地，我朝天开枪，行不？”

“吃吧。”

“那我就吃啦。”

几口，两条鸡腿就被倒霉的黄军长啃光了。

啃光了烧鸡，黄军长才要睡下，突然一辆军用吉普开进学校，似是传达了什么命令，紧急集合，呼啦啦，拉着队伍出发了。

学校里空空荡荡。

马克想起，应该给孟老夫子送点煤去了。

“外边没什么消息吧？”

孟露小姐引马克将煤倒到后院，送马克回来的时候，小声问马克。

“快了，你没听见炮声越来越近了么？听说解放军已经到了杨柳青，天津已经被包围住了，连通塘沽的路都断了。”

“快了，快了，多小心吧。”

孟露小姐关心地嘱咐马克。

“给你，整夜在校园里转，太冷，孟老夫子说把这件皮袄给你。”

说着，孟露小姐将一件皮袍披在马克背上。

“我也成老夫子了。”

马克执意不肯穿，怕有损于革命者形象。

“谢谢孟老夫子。”

“孟老夫子常说，马克可是好孩子，孟老夫子还问，马克不是共产党吧？”

“孟老夫子把我看得太重了。”

说着，马克从南斋出来，又巡查各个地方去了。



了，我还能在这个时候出卖你吗？”

“唉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就是个来学校做工的杂役。”

“由你说吧，别总把别人当傻子。任敏、许人呆就把我当傻妞儿，他们两个人不直接联系，都是我在他们中间穿针引线，可是他们两个人从来不对我说一句真话，最后他们走了，也没对我说声再见。你来学校从来不利用我，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出面。挖战壕，许人呆只去了两次，整整一个多月，都是你去挖战壕。你又不缺那几个小工钱，我早看出，你们有任务。现在许人呆也走了，你又组织护校队，代表校方和土匪败兵周旋，只有你不怕牺牲，勇敢无畏……”

“你快别说了，别说了。等着吧，快了快了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”

马克抹去额头上的汗珠，哧溜一下，从南斋跑了出来。

已经是后半夜了，校园里一片喊叫，刚才紧急集合出发的土匪们回来了，黑暗的灯影照出一个个狼狈相，个个疲惫不堪，像是刚干过重活，许多人披着棉衣敞着怀，还呼哧呼哧地喘大气流汗。

“妈个巴子，倒霉差事想起六十九军来了。”

土匪们骂着，跑进住宿的教室，衣服也没脱，爬上课桌，呼呼地睡着了。

最后，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来，黄军长从吉普车上走了下来。

“马队长，你还没睡呀？”

黄军长称马克为马队长，他不是护校队大队长吗。

看着黄军长一脸兴奋神色，马克走过去和他搭讪。

“有行动？”

“嘿，这群王八蛋，到底听了我的主意。别梦想反攻，扭转战局，解放军攻上来，那就和松花江发水一样，眼看着大水漫过来，你休想抵挡。和解放军作战，你就得先将他们放进来，天津



发现，占据大院等着抓人。

往河沿走，东门外水阁医院是教会医院，别处都关门了。

车夫拉着孟露，马克跟在后面，很快到了医院。

战火纷飞中，一家教会医院还收病人，也没要马克交保证金，也没要门槛费，教会医院也不知道门槛费，也不怕看过病不付钱，医生护士也没要红包，也没挂号，傻瓜教会医院就知道生命最神圣，将孟露抬进手术室。医生跑来，也不问为什么受了枪伤，是被国民党开枪打着的共产党，还是被共产党开枪打着的国民党，注射麻醉药，开始手术。

骨头断了。

“回去吧，再晚就要戒严了。”手术中的孟露对马克说。

“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夫人的。你幸运，有这样好的太太，自己伤了腿，还惦记婆母，快回家照顾母亲去吧，愿圣母保佑你的母亲。”医院嬷嬷对马克说。

孟露腿部被枪弹射穿，打断了骨头，医生做手术，半身麻醉，手术做完，已经到了晚上七点多钟，医院护士劝说马克离开，再不走，市区就要戒严了。

孟露还没有解除麻醉，身子不能动，看着马克不肯离开的神色，孟露尽力劝解。

“走吧，再不走，就不能回校了。”

“我怎么能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呢？”

“只能留下了，再有一个小时市区戒严，你也不能回去了，市区里电车也停了，带上我，更引人注目，只能你一个人回去了。”

“这里是妇科医院，宪兵队从来没搜查过。”

医院护士安慰马克。

马克看医院安置好了孟露，在孟露再三催促下，只得离开医院。

走出医院，鸣的一阵啸声，几颗炮弹向河对岸飞过去，轰的

抓。

一伸手，打开，白阉，马克不下战壕，留在战壕下边，等着抬担架。

“兄弟，行行好，我抓的黑阉儿，我害怕，一听枪响，就尿裤。”

一个瘦瘦的市民向人们求情。

没有人理他。

“兄弟，行行好。”穷苦市民凑到马克身边。马克小声地回答：“你别声张，把黑阉儿给我。明天发钱的时候，你可别后悔。”

“谢谢兄弟，谢谢兄弟了。我家住在北门外，打完仗，你找我去喝酒。谢谢兄弟。”

一队人出发了，胳膊上的小绳套得更牢，走过碉堡群，走过护城河，没有人盘查，一直走到前沿战壕。

“抓着黑阉的过来！”

马克举着黑阉走了过去。

“还差一个，都亮出来，别想蒙混过关。”

终于拉出来一个。

“有话在先，下到战壕，别四处乱跑，只等着开火儿。别向对面张望，别直腰，露出脑袋瓜子，当心飞子儿。开火之后，出现荣军（他们不说伤兵），从战壕背上来，注意，别辨错了方向。昨天一个胆小鬼，背着伤员就往上面跳，一阵炮弹，吓破了胆，跑错了方向，跑到对面土坡上去了，正想回身，旁边督战队，一枪，撂倒了。可怜，他儿子有病，还等他十块大洋买药呢。说清楚了，到时候别怪枪子儿没眼儿不认人。”

马克听着，全明白了。

天黑了，战场上没有一丝声音，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马克抬头看看天空，满天的星星，心想，“三期肺病”许人呆和“两条人命”姐姐也许正看着星星，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？他

